

第一章 家住北京

北京人怎么啦

三月白玉兰，四月紫丁香，没有沙尘暴，好一个春天。欣逢北京建都 850 周年，文友们聚集法源寺丁香诗会，热情朗诵新作诗篇。有诗应有酒，杯觞交错，乘兴安排“五一”长假黄金周组团旅游观光。

为避开几千万人同时出游之拥挤，我们 4 月 19 日飞抵昆明。何必记住这个日子呢？后怕呀。当时北京只报道了累计 37 例非典患者，谁也没在意，孰料一夜之间疫情爆发，呼啦啦就变成了每天过百，连市长和卫生部长都撤换了。晚到昆明的大批旅游团队全都奉命打道回府。我们成了“漏网团”。鄙人尝过“漏网右派”滋味：既侥幸又难堪。此行亦然。云南天高气爽，大理，丽江，泸沽湖，风景如画，没有疫情，好像我辈能掐会算，提前赶来避难。然而心系家园，又是信息时代，北京的情形随时知晓。呀呀，北方交大，财经大学，人民医院……成千上万人被隔离了。某某亲友被感染了。外地小保姆逃走了。卖菜的农民不来了。市民抢购中药、口罩、消毒液，又抢购青菜、鸡蛋、方便面。闻所未闻的怪事儿时刻传来，我们

玩得揪心啊。这些信息云南人何尝不知？刚才还满脸带笑高唱劝酒歌的姑娘，一听说是“北京团”，立刻带上口罩，拿起喷壶就打药。在火车站，一群小青年围过来要帮着提行李，听说是北京人，撒腿就跑，如避瘟神。领队小王也有绝的，居然说我们来自哈尔滨。唉，咱北京人哪受过这份儿憋呀！

4月29日是北京新增非典病例最多的一天——152人。也是我们回京的日子。气氛有点紧张，刚坐了一夜空空荡荡的旅游“专列”，还没上飞机就收到单位通知：先回家，自我观察一周再上班。而且，登机前、下机后都要测体温。我们好比怀揣兔子，人人过关，不敢咳嗽，生怕自己体温超标，连累全团文友一起被收容到个什么地方去隔离半月。这可不是瞎担心，此时去外地的北京人，有病没病，被扣留的还少吗？忽然想起，北京出版过一本书《河南人怎么啦》？北京作协书记，《北京文学》主编都是河南人，我们没少拿这话揶揄他：瞧瞧报纸，贵同乡又犯事儿啦！素质差呀。今天在建都850年的日子里倒是应该反躬自问：北京人怎么啦？

北京人啊，历来崇尚正义。荆轲刺秦王就是燕都派出的，事败后秦灭赵，屠杀20万战俘，追捕燕太子丹至辽，他投河自尽，本溪的太子河因此得名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！”这燕赵悲歌唱出了北京人的正义感。北京是连接南北的通衢大邑，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族南下，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至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，英法联军，八国联军，日寇进犯，给北京人民带来的灾难多矣。然而每逢灾难来临，都会涌现许多英雄儿女，挺起民族的脊梁，前仆后继，

英勇抗争。这次抗击突如其来的非典侵袭，又有大批白衣战士义无反顾地奔赴战斗前线，不避艰险，勇挑重担，无私奉献，舍己救人，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。

北京人觉悟高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“一二·九”爱国学生运动，都发生在北京，影响全国。甚至有人说北京人是“政治动物”，瞧，“四五”运动悼念周总理，几十万辆自行车停在天安门广场边，无人看管，一辆不丢。每逢关键时刻，小偷不偷东西，泼妇不骂街，连小学生都不打架了。平日呢，政府官员开会讨论大白菜涨不涨价，坐马路牙子聊天的老大爷却在讨论布什如何竞选连任？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，北京人民又表现出高度组织纪律性，政府出台的各项果断措施，都能坚决执行，真是万众一心，和衷共济，团结互助，众志成城啊！仅仅一个月，就奇迹般地控制住了极其凶险的病魔。要说党和政府英明果断，科学、医学界尽心尽力，兄弟省市、世界卫生组织、海外侨胞和友好国家八方支援，都是事实，然而，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人民战争，1300万北京市民毕竟是战斗的主体呀。

北京人素质好。这话可得两说着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，人文荟萃，文化层次较高。远的不说，明清两朝五万进士大多做过京官，清朝百位状元几乎全都留在了京师，新中国也从各地调集优秀干部来京，大学毕业生留京工作的就更多了，他们不断充实北京的士大夫阶层和现代文化精英队伍，包括他们的家属都是北京人。“天子脚下”，见多识广，常领风气之先，北京人得天独厚。然而经过这次非典袭击，也暴露出许多问题，

值得反思。香港评论家阮次山举过一个例子——1975 年美国爆发流感，来势凶猛，病死 50 万人，他当时在纽约，亲眼所见，并没有发生逃城、抢购之类的混乱现象。他说，作为一个成熟大国来要求，我们对待非典疫情的心理素质还有差距。对阮次山先生的批评，我这个北京人不想过多辩解，譬如外电所谓的数十万逃城者，我看主要是暂住人口——外地来京的民工，小商贩，小保姆，以及部分学生。常住的北京人未曾逃城。抢购风潮确实出现过，虽然时间很短。嗨，您吃得了那么多中药吗？消毒液用多了反而有害。尤其是抢购粮食、副食品，就不想想，在物资十分丰富的今天，怎么可能供应不上呢？事实上北京储粮够吃半年，政府调运副食品的能力极强，一天半就解决了嘛，您多买的肉菜鸡蛋也放坏了吧？这种丑闻应该让北京人脸红。咱们同舟共济、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的确还有差距。

北京人懒，死要面子，不伺候人。从前是三河县的老妈子，山东厨子，老西儿理财，保定府的卫兵马弁，浙江人弹棉花。“八旗子弟”提笼架鸟、游手好闲的恶习害了北京人，今天的下岗职工仍然不情愿干服务行业。着哇，非典一来，外地人走啦，光是小保姆就缺多少万！北京人啊，您就学着点儿自己伺候自己吧。

北京人爱称爷。年纪轻轻的贾宝玉是宝二爷，历尽沧桑的赛金花是赛二爷，二道贩子是倒爷，蹬平板三轮的是板爷，和尚道士是陀爷，耍嘴皮子的是侃爷，暴发户是款爷，唱高调的是左爷，赤膊上阵的是膀爷，就连背插小旗儿的泥塑玩具也是

兔爷嘛。这在冠盖云集的京畿道，一脚能踩仨老爷的北京城，也是平头百姓的一种逆反心理和平等意识吧——你称爷我也称爷。然而，“北京大爷”的形象并不美，倒而爷之，侃而爷之，款而爷之，左而爷之，颇有不辨是非、妄自尊大之嫌。光膀子上大街，愣要这个劲儿！那才是不文明不卫生、以丑为美哪。

北京人讲卫生吗？外国报纸公开说咱们是“吐痰大国”，您还甭抗议。报载，三位老外登上八达岭长城，惊呼伟大，第二天又来了，义务捡垃圾。咱们随手乱抛烟头杂物，一路吐瓜子皮，随地吐痰，甚至便溺，对这些陋习应该立法重罚。很多北京人不吃早饭，酒的消费量比牛奶多，“生猛海鲜”打进来，又喜欢喝蛇胆蛇血酒了。回想当年一人抱只活鸡到医院排队打鸡血，医护人员也泰然接受，抽了鸡血就给人体注射，这不是成心找病也属旷世奇闻。不知今天的医学家是否忘了这一段儿？不妨查查看，禽流感病毒与 SARS 样病毒有无渊源。还有延续了几千年的“筷子文化”，把带着唾液的筷子伸到菜里搅和，这些饮食习惯都要改变了。

古人云，知耻近乎勇。经过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洗礼，一场众人参与的反思机会已经展现，讲卫生，重公德，戒除陋习，做健康文明的北京人，从我做起，持之以恒，不但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，再去外地外国也是受欢迎的客人。

北京厂甸

新世纪第一个春节期间，又恢复了（停办三十多年的）厂甸庙会。此前，作家协会邀请邓友梅、林斤澜、姜德明等二十多位文艺家开了一次“侃厂甸”座谈会，发言精彩热烈，表明了文艺界对厂甸文化的关爱。此后春节厂甸庙会继续举办，从初一到初七，万人同游，摩肩接踵，十分热闹，受到平民百姓的普遍欢迎。地处闹市，不收门票，人们大都扶老携幼前来逛厂甸，许多中老年人难以忘怀自己小时候在厂甸品尝各色风味小吃，买风筝、空竹、风车、绢花、大冰糖葫芦的乐趣，如今更要带上儿孙前来重温少年时。

春节期间，北京的大型庙会有十多处。厂甸之所以备受欢迎，除了具有各处庙会的传统饮食、杂技、工艺品之外，更有几百年间积淀起来的文化宝藏。它的全称是琉璃厂厂甸，与琉璃厂文化街结为一体，是京味文化最浓郁的地段。所谓京味文化或京华文化，在历史上由宫廷文化、士大夫文化、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交织构成，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。如果说厂甸庙会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期间热闹非凡，是侧重民俗

文化的集中表现；那么平时的琉璃厂天天都是展示京华文化的窗口，是文人荟萃、进行文化活动、不断编织和丰富京华文化的场所。近代现代的文化名人，凡到北京者，几乎没有一个不爱逛厂甸的。林则徐日记中写道，“上午剃头，赴琉璃厂，晚回。”“上午观厂，晚回。”他当时住虎坊桥，距琉璃厂很近，上午“观厂”（逛厂甸已有专用的术语了：观厂，逛厂，光厂），一逛就是一天，可见琉璃厂厂甸可供观赏的内容甚多。胡适也有许多关于逛厂甸的日记。鲁迅日记中有关逛厂甸的内容多达四十余处。文人逛厂甸主要是鉴赏和选购书籍字画，纸笔墨砚印泥；官员们多去收买古董文物，这里原有一溜“下马石”，王公大臣到此下马，更换便衣，再进珠宝古董商店。识货的收藏家在此可以一掷千金，购得价值连城的珍品；各地的古董文物商人也不远千里将“奇货”送来请琉璃厂的专家鉴定、转手、待沽。及至解放后，琉璃厂有了“看不准”的珍贵字画，也请郭沫若、邓拓、吴晗等学者鉴定，如果他们认可，乃至（援古例）在此古字画上题字用印，国内外也就不会再存争议了。

一千年前的辽南京（今宣武区内西北部）已掌握彩色石印技术，发展到现代的荣宝斋木版水印，已成国粹。以此绝技复制的国画，足以乱真，连齐白石都很难分辨哪幅是他的原作，哪幅是印刷品。鲁迅和郑振铎曾收集琉璃厂各店历年印行的诗笺，编选成《北平笺谱》交荣宝斋刻印；在鲁迅主持下翻刻的明代《十竹斋笺谱》等，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。鲁迅感叹，“将来怕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。”当然啦，这是句赞许的

话。解放后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艺更上层楼，复制的名画如《夜宴图》、《文苑图》、《簪花仕女图》、《清明上河图》等先后在二十多个国家展出，获得极高的声誉。三百多年来，荣宝斋堪称书画家的“艺术博物馆”，启功就说过“感谢这个超过导师作用的‘艺术博物馆’！”齐白石也说过多次，“荣宝斋好啊！我经常来。”

元朝为建大都，设窑厂烧制琉璃瓦，琉璃厂由此得名。厂前空地叫厂甸，北方话的甸就是荒地，当年是元大都的南郊，有许多小商贩在这空地摆摊售货。明清两朝重建北京城，大都南移，这一带圈入南城，也叫外城。满族入主中原，将商人、汉人包括汉族官员一律迁出内城，外城因而繁荣起来。琉璃厂形成京味文化中心，始于乾隆年间。有几件“大事”值得一提。您看过电视剧《铁嘴铜牙纪晓兰》吗？乾隆帝命他主持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那阵仗可比电视剧里描绘的规模宏大得多，纪晓兰麾下有一大批高级编辑，历时十余载，成书十六万八千余册，又分抄七份，建七阁贮之。如此宏篇巨制的原始资料那里来？纪晓兰居住的阅微草堂就在琉璃厂南侧（今虎坊桥晋阳饭庄），此时窑厂已外迁，全国各地的书商纷纷赶到琉璃厂厂甸来建书店或摆摊卖书，形成了国内最大的书市。居京文人和晋京赶考的万千举子经常光顾琉璃厂。光绪年间，这里的书店已发展到二百二十多家。现代的学者教授，文化名人，也是琉璃厂的常客。解放后，郑振铎、张友渔、吴晗等人主持建立中国书店，是国内最大的古旧书库，为许多教授和研究人员提供大量宝贵资料，被誉为“救命场”和国宝。书，是历史文化的

载体。这里书香四溢，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二是“四大徽班”晋京为乾隆皇帝祝寿，演出之后留下了——这一点很重要，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，他们必须参与同行业的竞争，才能站住脚；同时，京都也为他们提供了开阔眼界、博采众家之长的机会，将北昆、汉剧、皮黄等姊妹剧种的优美唱腔和剧目移植过来，丰富自身；还要接受北京高水平的戏迷（堪称鉴赏家，包括士大夫乃至十分懂戏的慈禧皇太后）横挑鼻子竖挑眼；经历了百般挑剔，百年挑剔，不断提高，精益求精，才使一个地方剧种发展成为京剧，国剧，国宝。北京造就了京剧，京剧又丰富了京华文化。有趣的是，“四大徽班”的汉族“戏子”们也只好居住外城，有句民谚，“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，唱戏的离不开韩家潭。”韩家潭是紧靠东琉璃厂的韩家胡同一带，许多名角、科班、戏园都集居此地，拜师教徒，联姻成家，被称为梨园之乡。这里涌现了“京腔十三绝”、“四大须生”、“四大名旦”、“四小名旦”等红极一时的京剧表演艺术家，他们当中不乏教育家，梅兰芳、萧长华等人创立的戏曲院校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京剧演员。梨园文化与琉璃厂文化水乳交融，相得益彰。

三是同乡会馆纷纷建立。我手头现有一幅中华书局彩印的老北京地图，标出的会馆多达四百六十余处，基本上建于外城。它是历史上各地来京人员经商、赶考、谋官、议事的办事处和落脚之地，把大量人才和信息输入京都，促进文化交融，形成一种会馆文化（这种同乡会在世界各地华人聚居区都有，保持中华文化，又进行中外文化交流）。明清两朝进京赶考的

书生累计百万，进士及第者近五万人，相当一部分留在京都做官，清朝的状元当中就有十六位苏州才子，把他们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北京，应该说京华文化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。这些举子和进士都与会馆有着亲密联系。许多会馆现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琉璃厂附近的湖广会馆，是孙中山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的场所，至今还有国民党官员从台湾前来观光寻根，成为海峡两岸“血浓于水”的文化纽带。

自“康乾盛世”至今的诸多文化活动和设施，如绿叶般烘托出琉璃厂厂甸的大红花。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，厂甸将继续闪亮着京华文化的光芒。

盼 雪

小时候，一入冬，穿上棉袄，屋里生着了暖和的煤球炉子，就盼着过年。过年的好处说不完，穿新衣，逛厂甸，买空竹，放鞭炮，吃饺子，来了客人还有压岁钱，哈，最好玩的是堆雪人，打雪仗！

那时候的北京，没有哪年冬天不下几场雪的。而且总有一两场大雪，静悄悄地满天鹅毛飞舞，大人们就会说：瑞雪兆丰年！有时候大雪从夜晚下起，清早推门一看，院里积雪盈尺，我和弟弟撒欢似的往外跑，大人也笑着叫着：“别乱踩呀！踩磁实了扫不净。”赶紧拿笤帚扫出路来。四合院里要扫出好几条通道，北屋通到南倒座，那边是厨房，得过去烧水、洗脸、吃早点，东西厢房也得有路通到大门洞去。大人们总爱把雪扫到枣树根儿和葡萄架下边，说是有雪堆儿捂着，明年的葡萄和枣儿更甜。孩子们另有说法，“家雀儿偷葡萄，老鸹也偷枣儿吃，得有人看着哇！”便齐心协力拍出两个白白胖胖的雪人来。

胡同里的情形就不同了，男孩子们好胜，东头几家，西头几家，组成两队打雪仗。女孩子负责捏雪球，提供炮弹。直打

得人人中弹，个个挂花，两只小手冻得通红，大人出来充当“维和部队”，双方才勉强休战。

后来我真的当了兵，到朝鲜去打仗，仍然喜欢下雪，喜欢睡雪窝窝。由于美军掌握制空权，我们经常夜行军，白天在山坡树林里宿营。北朝鲜的隆冬，气温在零下 20 摄氏度，雪是零度，所以每人挖个雪窝窝，砍些松树枝叶垫底儿，铺上雨布、毯子，睡下去的确比外面暖和得多。

复员回北京之后，我长期从事农机科技工作，为农业服务，也跟农民一样喜欢下雪。入冬以后如果有几场雪，那可太棒啦，“雪盖三层被，枕着馒头睡！”这等于给冬小麦普遍浇了水，还给它盖上了棉被——雪是暖和的，寒冷的西北风就伤害不着这些越冬小麦了，来年一定丰收！

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我忙于写作，为了减少应酬，常到外地去躲年——从元旦前到春节后，足足俩月，可以完成一部电影剧本的初稿。一次，住在上影文学部，赶上下大雪，屋里没暖气，我又习惯于夜晚写作，冷得拿不住笔，就上街买个电炉子，烧上一壶水，放在身边，随时烤烤手，也不耽误写字。早晨抬头一看，玻璃窗上结满冰花儿，那奇丽的图案，美极了，真是神工造化，舍不得把它擦掉。又一次住在潇湘电影厂，同样赶上下大雪，我长了经验，带来电炉子，烧水、烤手，还烫上一壶黄酒，自斟自饮，喝得心里暖乎乎的，再出去踏雪散步，那雪花滤过的空气异常清新，令人心旷神怡，文思敏捷。

妻子的两位姐姐，我也跟着叫大姐和三姐的，家住上海、

武汉，都说江南的冬天冷，没暖气呀，退休了，喜欢到北京来过冬。我笑着说，真是怪了，北京今年又是个暖冬，一年比一年暖和，直到十二月中旬还没有一点儿要下雪的意思！你们喜欢北京，那好，咱就换着住，我又可以到江南躲年去了。

女儿不愿意我去南方，说是爸爸不在家，过年都不热闹。她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，问道：要是下一场大雪，把空气过滤得清清爽爽，您还走吗？

人 烟

人烟——这两个汉字的结合很形象：有人的地方就有烟。市镇村庄，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。古时候，还把人烟稠密与市井繁华相提并论。讥讽某人脱离现实是“不食人间烟火”，连赞美庙里的菩萨灵验，也是“烟火不断”。总之，人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人类自从发明了用火，开始掌握取暖、熟食、驱逐野兽和保护自身的手段，这在北京地区，至少有 70 万年的历史了，周口店“北京人”洞穴里的灰烬就是证明。3400 年前，北京地区出现城镇文明，琉璃河岸边发掘的燕都遗址，是个大约 0.5 平方公里的小小土城。后来，燕灭蓟，迁都蓟城，战国时期，燕强盛起来，燕都蓟城有“富冠天下”的美誉。1000 年前契丹族南下，将蓟城扩建为辽南京（在今宣武区内），拥有 30 万人口，可谓人烟稠密的都市了。但它只有今日北京城区人口的二十分之一。在新世纪之初，回眸这一千年间北京城的“人烟”发展，也许是个有意思的话题。

“柴米油盐”是生活必需品。古典小说里常有樵夫上山砍

柴的故事。烧煤是后来的事情。其实，许多山区人民至今仍然烧柴。东北某国有林场最近才禁止烧柴，用煤做燃料，节约大量木材，还算做一项改革哩。30年前我在平谷县下放劳动时，知道农民普遍为“烧”发愁，主要的燃料是秋后分给的玉米秸，再就是孩子们上山“搂草毛”（枯草）。有个真实的笑话：一家农户的姑爷来了，丈母娘给他煮饺子，最后缺一把柴，开不了锅，她急中生智，把一双塑料凉鞋扔进了灶火坑，才没煮成片儿汤。京西门头沟出煤，我小时候，常见骆驼队往城里的小胡同送煤。解放后，我家也曾长期使用煤球炉子，改善之后烧蜂窝煤。

我国煤炭储量丰富，是主要能源。从世界上看，直到英国工业革命，也主要是用燃煤的蒸汽机驱动火车、轮船和工厂的机器。以石油为主要能源，是近百年来的事情，汽车、飞机、坦克、拖拉机、内燃机车、发电厂……争相使用，世界范围的过度开采，再过三四十年，石油也就采光了。而且，燃煤和燃油，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和氮、硫化合物，此种规模的“人烟”不同古代，它严重污染空气，形成酸雨，毁灭森林，“温室效应”，冰川溶化，气候反常，洪水旱灾频繁，细菌病毒孳生，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和人类健康。这些情况，都逼迫人们紧急寻找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。

太阳能，水力、风力、地热、潮汐（发电），沼气，核能，都是很好的替代能源，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规模。北京有丰富的地热资源，农村也提倡过使用沼气，科研单位和工厂共同生产太阳能集热设备，应积极支持，鼓励开发这些“无烟能源”。

引进天然气，以气代煤，是比较清洁的“少烟能源”。使用脱硫煤、无铅汽油和控制汽车尾气，也可以减轻大气污染。欧洲已经出现燃氢汽车，它排放的尾气是水，多么干净呀！氢，真可谓“取之不尽”的新能源。我国的火箭已使用氢氧发动机，把这项技术推广到汽车和其它领域，只是成本和时间问题了。

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治理大气污染，若能持之以恒，必定收到良好效果。除了开发使用清洁的新能源之外，植树种草，绿化环境，也是根本性的措施。森林是最有效的空气净化剂。首都规划，在 20 年后人均占有 50 平方米绿地，建设这种“人与绿色共荣”的生态环境，改变古老的“人烟稠密”观念和状况，我们的经济和文明才能获得持续发展。唉，人烟，有人的地方就有烟吗？将来变成有人的地方就有树，有草，有花，有鸟，那多好啊！